



联合国
大 会



Distr.
GENERAL

A/48/265
14 July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八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79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1993年7月13日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谨随函附上就1993年6月18日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瓦伦蒂奇先生给你的信所作的评论，这封信在1993年6月21日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分发(A/48/215, 附件)。

请将这封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议程79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大使
德拉戈米尔·乔基奇(签名)

* A/48/50。

附 件

就1993年6月18日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给秘书长的信 所作的评论

克罗地亚共和国不断地企图颠倒历史事实，以便在世界上改变它的形象，他的官员竟然向世界舆论说出无中生有的谎言，这些事件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为了说明真相和维持这个世界组织的声誉和权威，必须提请大家注意1993年6月18日克罗地亚总理瓦伦蒂奇先生给秘书长的信所载的一些公然扯谎的事实。

尽管空前地封锁新闻，对所有塞族人民作出片面的和无端的诽谤，使塞族人民受到种族灭绝的威胁，但是，当前的危机和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终于水落石出，他的主要原因是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使用武力、武装和非法的手段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所造成的。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国际社会由于受到某些重大的国际因素的压力，因而作出过早的承认，使这些非法行为受到奖励和合法化。强行脱离的行为不但公然违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和主权，并且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包括《联合国宪章》和欧安会关于国际边界不容侵犯的规定。对一个主权国家（克罗地亚共和国正是其中一部分）的正规军（南国防军）发动攻击，从该领土内（当时正是一个主权国家和统一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驱逐南国防军，强行没收军事设施和武器并且违背宪法建立一支国防军，尽管是最无赖的宣传也不能说成是塞尔维亚对克罗地亚共和国发动侵略。当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是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实体的一部分，这是不能抹杀的事实。

这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克拉伊纳所有塞族人都感受到的，他们在强行分裂南斯拉夫和建立克罗地亚共和国以后受到强行从祖国分离的待遇，并且使他们从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少数民族。只有塞族人民的自决权利受到剥夺，只有在分离的共和

国内的塞族人民被强迫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所有民族，包括塞族人民都有不接受这种待遇的固有权利和国际承认的权利。克拉伊纳境内的塞族人民在一次公民投票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们百分之百的宣布不接受强行从一个统一国家分离的行动。克罗地亚宪法剥夺了塞族人民拥有的平等民族的地位，同时，他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克罗地亚独立国对他们犯下灭绝种族罪的行为记忆犹新（当时在亚塞诺瓦奇集中营就有70万塞族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被杀，这是历史事实），因此又挑起他们的恐惧，恐怕再次发生种族灭绝行为，因此，使他们感觉到手足无措。当不民主的克罗地亚政权（他们唯一的目标是以任何手段实现一千年来建立克罗地亚民族国家的梦想）包围了数百年来塞族人民居住的克拉伊纳领土，当他掌握了政权，并且宣布使克罗地亚独立国（这个实体是法西斯德国创立的）延续下去，于是又挑起了塞族的旧恨，公然威胁和恫吓。塞族受到最残暴方式的“教训”。

以下的事实也反映了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人权状况：由于显著违反人权，它无法取得欧洲议会法尔方案的援助。

1992年上半年，许多政府机构产生了主要针对塞族的无法无天现象：他们被解雇、非法逐出其公寓（尤其是南国防军军官和退休人员，这些人都被视为敌人）、在家里、工作地点、公开集会和大众传播媒介受到骚扰和侮辱、受到辱骂、塞族设施和公寓建筑物受到大规模摧毁（特别是塞族占居民的大多数的地区）或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逃跑。尽管塞族人民是这场战争中最严重的牺牲者，但是，他们被指为克罗地亚战争暴行的集体祸首。

在1992年下半年，最常见的违反人权事件如下：被解雇、按照民族因素和宣布效忠的状况拒绝其公民资格、受到肉体和精神的侵扰、设施和公寓受到爆炸（根据“欧洲公民论坛”的实际数据，仅萨格勒布一地就有6 000塞族房屋被炸毁），对塞族作出犯罪行为和其他种族歧视形式行为的犯罪者都没有受到惩处。

因此，造成了理所当然的后果：塞族不仅从战祸地区，并且从没有受战争影响的区域大规模逃亡，逃往克拉伊纳地区，在那里起来自卫，并且逃往前南斯拉夫其他地

区，主要是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那里爆发战争后，塞族开始大规模地逃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及欧洲内外的其他国家。下列事实明确地反映了这点：

克罗地亚许多地方的塞族受到种族清洗，尽管这些地区是他们历代居住之地；目前约有300 000塞人被驱逐，秘书长的报告说有241 000塞人被逐，因而证明了这一事实；这些数字只列入被逐往克拉伊纳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已登记塞人（仅在塞尔维亚就有塞族难民250 000人以上，如果包括未登记难民在内，则总数一定会更多）；单是从克拉伊纳逃到塞尔维亚的塞人就约有61 000人，还有些人在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避难，但数目不明；由于克族拆毁他们的房屋，并且无法进行任何经济活动，因此，返回祖居之地已无可能。

-- 许多克罗地亚城镇曾经清洗塞尔维亚族裔的人：在杜布罗夫尼克，法院以缺席判决方式对塞族起诉，唯一的罪名是参加倾向南斯拉夫的政党，对塞族政治上著名人士控以捏造的罪名加以诬蔑，然后剥夺一切职位和工作；在奥西耶克，前任市长克拉马里奇公开承认，在克罗地亚的战争是因为克罗地亚攻击博罗沃塞洛引发的；

-- 从许多克罗地亚城镇迁出的大多数塞族人是因为受到粗暴的压力：在1991/92年期间，共有23.8万塞族迁出，计：从卡尔洛瓦茨3万；从扎达尔2.8万；从锡萨克2万；从戈斯皮奇5 000；从希贝尼克1.5万；从温科夫齐1万；从斯拉沃尼亚布罗德1万；从达鲁瓦尔1万；从波德拉夫斯卡斯拉蒂纳1万；据不完全资料，从萨格勒布迁出的塞族人是10万（仅从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教区的一个人口普查数字，369家塞族人迁出城）；伊莫特斯基市有塞尔维亚国民330人因为克罗地亚当局和武装部队的压力而迁出，虽然那里并没有战争；有关这些地方和克罗地亚其他城镇城市的切实资料，已经列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的报告内，按照安全理事会第780号决议提交；

-- 关于破坏东正教的教堂寺院（教堂和教堂设施）的资料也极为惊人：未遭战火波及的地区内有133个设施，遭到战火破坏的地区有50个设施；103个设施破毁严重，99个设施破坏轻微，共计为385个设施；

-- 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教区的教士受到当局的威胁、压迫、以及各种命令，

然后被驱逐，以便于将塞族东正教人民种族清洗出去——共驱逐萨格勒布教会事务处教士5人，格鲁比什诺波列布教会事务处教士5人，别洛瓦尔事务处教士6人，等等。

-- 塞族难民的经济损失非常巨大--塞族地区的经济设施被毁，塞裔公民的住房和家物被毁等等--在前南斯拉夫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内的有关机构将要估计这些损失，并列入最后分配资产和赔偿责任的报告；

-- 克罗地亚当局的阴险还可见于他们在西斯拉沃尼亚的种族清洗计划中包括在西区(现在由联保部队管制)处理核废料。这些地方是：达鲁瓦尔、波德拉夫斯卡斯拉蒂纳、格鲁比什诺波列、迪列斯卡山、马斯洛瓦茨卡、比洛山；战前这些地区居民主要是塞族。

这些事实都是无可争辩的不言自明的罪行。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唯一对前南斯拉夫社会主席联邦共和国境内危机与战争的爆发应负责任的人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分裂分子，他们违反宪法以武装叛乱暴力制造分裂，从而将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推向战争的灾难之中。分裂的后果使人人都遭殃，而损失不限于战争破坏的地区，还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无辜人民都遭受着伤害，特别是最易受伤害的老弱病婴幼儿童，因为国际社会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施了联合国历史上空前残酷而无理的制裁。

我国希望以上事实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形形色色的事态发展中得到适当的纪录，以期对这几个地区的悲惨事件的实际因果取得较好的认识。

- - - - -